

# 数字平台驱动下地方高校美术生创作实践的异化研究

张一凡 王俊丹\*

惠州学院 韩国湖西大学

DOI:10.12238/er.v8i12.6686

**[摘要]** 该研究以福柯规训理论为基础，探讨地方高校美术学本科生在数字平台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审美主体性的消解与重构的过程。数字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流量评价和创作策略异化机制，进行认知驯化和价值重构，导致学生艺术创作的整体异化。致使学生最终形成防御性“成熟”与“躺平式”效应，从独立创作者异化为流量适应者。这使得当下艺术教育面临深层危机。研究呼吁地方高校应加强后人类 AI 素养教育，以警醒学生并改革艺术教育模式。

**[关键词]** 数字平台规训；审美主体性；地方高校美术生；创作异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 Research on the Alienation of Art Students' Creative Practice in Local Universities Driven by Digital Platforms

Yifan Zhang, Jundan Wang\*

Huizhou University, Korea Lake West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Foucault's disciplinary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rocess of the dis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subjectivity among fine arts undergraduates at local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latforms.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traffic-based evaluation, and the alienation of creative strategies, digital platforms carry out cognitive domestication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leading to an overall alienation of students' artistic creation. Consequently, students develop a defensive form of "maturity" and a "lying-flat" effect, transforming from independent creators into adapters to online traffic. This situation reveals a profound crisis in contemporary art education. The study calls for local universities to strengthen posthuman AI literacy education to raise students' awareness and reform current art education models.

**Keywords:** Digital Platform Discipline; Aesthetic Subjectivity; Fine Arts Students in Local Universities; Creative Alienation

## 引言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报告，截至 2025 年 6 月，我国网民有 11.23 亿，普及率是 79.7%。数字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传统高校艺术教育的格局，以抖音、小红书等为代表的数字平台正在不断地影响高校美术生的审美观念和创作实践。对地方高校美术学专业本科生来说，虽然数字平台可以为他们提供大量的视觉资源，有效弥补地方院校教学资源的不足，但是算法和流量评价的介入也深深影响了他们的审美判断、创作动机和前进方向。当高点击量成为作品好坏的标准，当算法推荐决定用户看到的内容时，传统的审美主体性正在面临巨大挑战。本研究以地方高校美术学专业本科生为对象，将福柯的规训理论用于数字平台的艺术教育研究，探讨在数字平台影响下，该群体的审美主体性如何变化，以及其内在的深层原因，揭示数字平台规训机制的运作逻辑及其对主体性的影响。

## 1 数字平台的审美规训机制

### 1.1 算法推荐与认知驯化

数字平台的规训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述的权力机制不同，并非依赖于“全景敞视”的监视，而是一种通过算法驱动的温和重塑，完全超越了福柯的传统监视<sup>[1]</sup>。它形成了一种更为隐蔽、去中心化的“自我规训”。算法推荐驯化认知模式数字平台构建的算法权力体系正在对青年审美实施系统性规训<sup>[2]</sup>。数字平台通过持续收集用户的审美偏好数据，构建了一个隐蔽的“审美茧房”。它把个体审美经验变为标准化数据，再通过算法精准分配给不同的用户，形成了一个数据化的审美循环。数字平台算法以视觉相似性和用户反馈为核心，不断强化同质内容推送，构建出一个“审美趋同”的循环。数字平台看似提供了自由的创作空间，但掩盖了其资本主义的底层逻辑。加拿大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 (Nick Srnicek) 用“平台资本主义”的概念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将数字平台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揭示出平台资本走向

垄断的发展趋向及其对个体的无形剥削与潜在控制<sup>[3]</sup>。归根结底数字平台的运行不是为了艺术教育的多元化，而是为了最大化用户和所带来的广告收益。数字平台的算法使得权力不再是显而易见的，使其隐蔽地内嵌于技术之中。学生点赞、浏览、分享等行为都是在无意识地进行自我生产和自我强化。这种机制的无形性、渗透性以及对其个体的温和重塑，是其超越传统规训的关键。

### 1.2 流量评价与价值重构

数字平台的按需分发也在一定程度加剧了大众的审美区隔，推送算法多以观看量、订阅量、打赏额度等为数据指标，放大或掩盖了特定的审美趣味、情感倾向、艺术类型或内容主题等<sup>[4]</sup>。在这种逻辑驱动下，作品的传播价值被系统性地置于艺术价值之上。观看量、订阅量等数据指标不再是简单反馈，而是平台获取用户数据并进行流量再分配的依据。这种方式催生了爆款美学，不自觉地强化了平台对艺术创作的引导。艺术创作从精神表达变为服务平台商业目标的数据产品，构成了更为隐蔽的审美专制，最终导致审美的高度趋同。尽管平台宣称一切都是随机的、自由的、去中心化的，但作品依然是被算法和流量规则严格限制的。作品的思想性和创造性被边缘化，传播价值取代了艺术价值，成为作品是否优秀的核心标准。由于点赞与转发数量成为衡量作品价值与创作成功的主要依据，学生逐渐开始依赖数据确立作品的优劣与自我的价值判断，导致审美判断力与主体性认知的不断弱化，最终助力数字平台形成了隐性审美专制。

### 1.3 创作实践的策略性异化

在长期关注数据反馈的过程中，不少学生逐步丧失对作品及其自我价值的基本确信，使其对艺术身份的认同感呈现出持续的动摇。在点赞经济的驱动下，大多数学生往往被迫采取更为保险的艺术创作策略，试图迎合数字平台的偏好。AI在艺术创作中产生“技术一人混合体”，使人的审美判断从内在美学转向数据指标<sup>[5]</sup>。他们将作品是否易于传播作为自己主要的创作标准，主动回避探索性和实验性的表达，转而选择色彩和谐、构图规范稳妥的视觉语言，这导致了艺术创作的自由度与多样性受到持续压制。一位美术专业本科生在受访时说：“现在画画首先想的不是想表达什么，而是发出去能有多少赞。如果一个构图或配色在网上很火，我就会去模仿。点赞量能让我有很大的成就感。”随着这种机制不断深化，学生群体普遍形成了模仿流行风格的创作策略。这使得本应该是最初过渡阶段的模仿变为艺术的最终目标。

## 2 主体性消解的多重路径

### 2.1 审美判断的技术化转向

数字平台的作用正在重塑艺术创作者的审美基础。传统创作者往往被视为拥有独立思想和情感的个体，其作品好坏

的标准通过技艺、思想和艺术内涵等方面进行评判。但随着流量经济的发展，逐渐被点赞量、转发数等量化指标所取代。数字平台通过技术将创作主体与外部数据、算法逻辑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使得作品的传播性凌驾于其艺术价值之上，审美判断也从艺术内在精神的评判变为基于数据的量化评价。这就导致了创作者的身份从独立创作主体变为流量适应者，他们的创造力不再来自内在思想或精神，而是与算法、数据和用户反馈等紧密相连。平台推荐算法依据用户的行为进行内容筛选与推送会逐渐产生信息茧房效应。平台内容的高度同质化和创作标准的高度趋同化，深深地抑制了学生艺术的创新，这使得长期接触单一审美和特定风格内容的学生形成视觉经验的封闭，艺术视野与创作逐渐变得单一化，表达空间被不断压缩。学生们逐渐失去了艺术创作者的主体地位，并逐步丧失了通过艺术实现自我表达与精神建构的能力。

### 2.2 创作动机的外在化倾向

AI在艺术创作中生成“技术一人混合体”，审美判断从内在美学转向数据指标<sup>[6]</sup>。数字平台通过点赞、评论等量化数据，构建了一套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评价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艺术作品的价值评判标准。这一转变深刻影响了学生的内在创作动机。原本以兴趣、情感和自我表达冲动为出发点的自由创作，被基于数据的反馈和社会认可的外部奖励所取代。为了提升作品的曝光度，学生普遍采取迎合平台偏好的表达策略，选择符合算法推荐的创作方向。这种功利化的创作动机和商品化的创作结果使得艺术创作不再是内在精神的外化，而沦为了获取外部认可和流量变现的手段。艺术创作因此脱离了内在价值的追求，转而服务于外部标准与流量导向。这使得学生的视觉经验与艺术视野越来越单一，个体表达空间不断收缩，创新能力受到压抑。数字平台主导的创作逻辑导致了艺术创作的不断异化，使得艺术作品一步步成为平台获取流量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艺术创作的自主性与批判性持续弱化，不仅失去了艺术创作的主体地位也丧失了通过艺术实现自我表达和精神建构的能力，成为数字时代艺术教育所面临的深层危机。

## 3 有限能动性的表现形式

### 3.1 防御性“成熟”策略

在长期的观察中笔者发现地方高校美术学学生虽然表现出较强的作品筛选意识，但这种表面的“成熟”实际上掩盖了深层的认知困境。这种“成熟”在多数情况下并非源于对美学的深入理解，而是源于对作品中美学思想的过于肤浅的解读，以及表达受阻背景下的防御性心理机制。他们的审美判断实质上是一种回避潜在负面评价的自我保护策略。同时在地方高校实际教学与作品评审过程中，存在一套隐性的评价标准体系，使得每次入选的作品几乎呈现出相同的风格

和形式特征。更为关键的是，这套隐性标准通过展览制度、奖项分配等机制得到强化。这使得学生普遍意识到创新与个性表达在该评价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尽管教师在话语上强调创新，但制度实践却传递着相反的信号，形成了话语与实践的深层矛盾。在这种深层矛盾的背景下，学生将创作意图从自由开放的表达转为构建安全的解读，以此减少外部评价对自我认同的冲击。学生在风险规避心理驱动下收缩认知边界，趋于选择系统认可的学习路径，而非进行创新性路径探索<sup>[7]</sup>。这种防御性策略的核心表现为学生通过自我限定创作范围来确保获得正向反馈，进而维持脆弱的自我认同。比如：大多数学生明确表示更喜欢写实类作品，但无法有效回答对抽象作品的理解与认识。这表明他们的审美偏好并非建立在深度认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评价风险的高度敏感和反馈预期的控制之上，以及一种自我封闭、恐惧探索、害怕失败的心理之上。尽管这种防御性策略在短期时间内可以缓解评价焦虑，但从长远来看它限制了审美边界的拓展和对审美复杂性的接纳，从而阻碍了艺术成长与主体性建构。学生的创作意图从开放的自由探索变为保守的封闭和回避，这会导致其创造力与批判意识的双重抑制，最终沦为维系自我认同的心理防御手段，失去了艺术作品其本应具备的突破性与前瞻性。这种状况不仅阻碍了学生真正的艺术成长与主体性建构，更在根本上削弱了地方高校美术教育的育人效果，形成了表面成熟实则停滞甚至倒退的发展困局。

### 3.2 “躺平式”坚持的内在逻辑

地方高校美术生在职业选择上普遍表现出模糊、矛盾且缺乏决断的态度。在数字平台算法的持续作用下，学生的“美术生”身份认同呈现出极其矛盾的状态。他们既未完全丧失对艺术的兴趣，也不能真正认同艺术作为一项可行的职业。一方面，其艺术身份因为长期缺乏创造力与价值感而成为规训和焦虑的来源；另一方面，它又已嵌入学生自我认知之中，成为难以剥离的认同基础。这种身份矛盾导致学生内在的冲突和心理负担不断积累。他们不愿放弃艺术，却又缺乏坚持的动力，更多地呈现出深深的无奈。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有想过，但已经投入了很多，所以除非以后过不下去了，否则不会离开。”这句话反映出艺术创作对他们而言已经从一种精神追求异化为难以割舍的沉没成本。这种游移不定反映出学生对艺术职业前景的悲观预期，但又难以完全割舍与艺术的情感联系和身份惯性。面对多重现实压力与有限的选择，该群体逐渐演变出一种“躺平”的应对策略。

默顿在其著作《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将个体对紧张状态的适应类型归纳为五种：遵从、创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和反抗<sup>[8]</sup>。学生既未完全退出艺术实践，也未将艺术发展作为核心目标。他们通过选择性创作来回避可能的失败风

险，通过模糊偏好来保护自我认同，通过尚未放弃的姿态延缓决策压力。在创作实践中表现为创作频率显著下降、投入明显减弱以及创作目标的转变。对自身身份认同的矛盾性，在根本上削弱了学生的艺术创作主体性，使其变得消极怠工。艺术创作从规律性实践退化为偶发性尝试，创作内容也从探索性表达转向情绪性宣泄。他们的艺术创作不再具有明确的目标和持续的动力，仅作为维系自我存在感的象征性活动而存在。

尽管“躺平”策略能在短期内降低身份崩解的心理负担，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它加剧了学生的内在焦虑与精神消耗。在缺乏明确的价值信念支撑和实践路径支持的情况下，学生失去了情感归属。最终导致在教学活动中，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一步步将创作异化为应付教学活动的操作。在此过程中，艺术创作的自主性与批判性持续弱化，自我情感、精神的表达能力也逐步丧失。

##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数字平台规训机制的系统分析，揭示了地方高校美术生审美主体性在平台算法、流量评价等机制的影响下所面临的巨大危机。数字平台的算法不仅延续了传统教育中已存在的标准化倾向，更以惊人的精度与效率控制着个体的审美选择。它使学生从一个独立的创作者，逐步异化为流量的适应者。地方高校的美术教育迫切需要开展后人类AI素养教育，因为只有深刻理解这种规训机制的运作模式才能真正使学生警觉起来，为艺术教育的改革指明方向。

### [参考文献]

- [1]Capodivacca, S., & Giacomini, G. (2024). Discipline and Power in the Digital Age. *Critical Reflections from Foucault's Thought*. *Foucault Studies*, (36), 227-251.
- [2]李博. 数字媒体时代下青年审美异化的具体表现、形成原因与矫正路径[J].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 2025, 24(1): 33-41.
- [3]成龙, 王楠. 数字异化: 表象、根源及其破解途径[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6): 1-11.
- [4]白晓晴. 数字平台文化生产的拓扑结构与治理革新——基于文化拓扑学的视角[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11): 132-140.
- [5]Gretzky, M., & Dishon, G. (2025). Algorithmic-authors in academia: blurring the boundaries of human and machine knowledge production. *Learning, Media and Technology*, 50(3), 338-351.
- [6]Cadman, S., Tanner, C. & Pang, P. CI. Humanism strikes back? A posthumanist reckoning with 'self-development' and generative AI. *AI & Soc*(2025).
- [7]彭泽平, 胡珍珍. 数字化转型中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多维困境与生态重构[J]. 教育学术月刊, 2025(5): 60-68, 2.

[8]【美】罗伯特·K. 默顿.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2 版,唐少杰,齐心,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271-296.

**作者简介:**

张一凡 (1992.06-), 男, 汉族, 河南漯河人, 博士,

助教, 研究方向为现当代绘画与书法。

王俊丹 (1991.11-), 女, 汉族, 浙江杭州人, 博士, 研究方向为艺术设计。